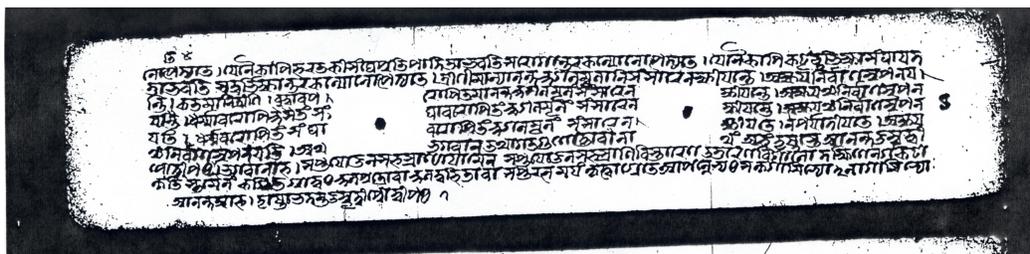


簡介西藏殘存梵文貝葉經的校注與研究 —兼祝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廿週年慶—

標題：二十簡短大乘經合集的梵文貝葉經之簡介

／釋自運



此為這部貝葉經的一片樣本：

筆者目前任職奧地利國科院，正進行一部保存在西藏的梵文貝葉經之研究。此項研究是在奧地利國科院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簽約的框架下，擬合作出版一系列梵文研究的計畫之一。筆者的此項研究，執行者僅有筆者一人¹，所得成果將由奧地利與中國雙方共同出版。目前的進展由於牽涉廣、內容多，將分二冊進行，其中第一冊的內容是校注與翻譯，將於近期出版；適值法光廿週年慶，筆者將以第一冊獻給法光寺的師父們，當作學生的作品成果，以期彰顯法光多年來對佛教研究的付出與對學生的栽培，並表達感激之情。其實若非今年夏天筆者家逢變故，原本應可及時在週年慶前出書。至於第二冊的主題，主要是針對各經的內容以及此廿經的「合集」意義作進一步研討，預計以三年完成。

適值第一冊出書前夕，同時亦考慮到邀稿時間與文稿的字數問題，以下謹就這部梵文貝葉經殘卷的內容，尤其針對這廿部經的各經與合集情況作重點簡介，希望對相關研究者有所助益。當然，最根本的方式還是以直接閱讀原文為佳，因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讀者將會直接各獲啟發。

概觀廿部經

就筆者處理的這部梵文貝葉經而言，只有前面的 44 頁還殘存，然而在這 44 頁（各有雙面）中卻一共保留了 20 部梵文經典，它們分別在經跋以序列編為第 1 經至第 19 經，第 20 經只保存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內容，其它（45 頁之後）已經佚失。從它們的序列編纂，以及經後的跋文：...nāmamahāyānasūtra，可以知道這二十部經是部合集，箇中經典的類別若就合集者的眼光來看，屬於較短的大乘經典類，雖然其中有少數幾部的內容與早期經典相似，從這一點來看合集者（或合集群）的眼光及經典的歷史發展是非常有趣的。此二十部經的經名附錄在本稿之末。

關於二十部梵文經典，若就「唯一僅存」的角度來說，有十三部的梵文原典是目前歷史上僅存的孤本，亦即第 4,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經，此十三部中有二部，即第 4 經及第 10 經，是目前尚無任何譯本、沒有任何文獻提及的文化遺珠。其中，第 4 經的內容很特別，保留了不少非佛教的思想與用語，如苦行者 (yati) 及詛咒 (śapa) 的力量，而且校注也非常不易，有一部分內容雖然明確知道必有抄誤，但卻因找不到足資參考的客觀平行文句，無法校正，只能照原樣保留資料，以待未來更多資料出土時再作進一步的整理。再說到第 13 經，即 Bhavasamkrāntisūtra，義淨譯為《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²，是中觀與唯識學派悉皆重視的經典，兩派的著作中都頻繁引用此經，而這次的出土是此經第一次出現完整的梵文本，對一些相關問題的釐清應該會有幫助。此外，第 14 經，Simhapariṣchāsūtra，有中文譯本《佛說太子刷護經》等³，此經的淨土思想早為學者所注意⁴，它與《大阿彌陀經》的關係，尤其是其中 Simha 王子一段的插入，相當於第 14 經的緣起部分，是頗為重要的課題。而第 18 經直接對「大乘」(mahāyāna) 提出諸多定義或釋義，也很值得注意。至於其它的經典，由於篇幅的關係，權宜割愛，以待將來。

以上所述是僅存梵本的經典之狀況。另外，在其餘七部（也就是第 1, 2, 3, 5, 6, 7, 19 經）中尚有其他情形，例如有的雖然已有梵文本的出版，但是在不同經典中留存，或只保留部分內容，就以第 19 經的內容而言，該經除經尾之外，大致與 Saṅghabhedavastu⁵ 中的

一段相似；另外，有些經典雖不是唯一僅存的梵文孤本，因為尚有其餘梵文殘片，即使如此，卻迄今仍未校訂出版，對於上述諸多情形，筆者在第一冊中特別針對尚無轉寫者，亦將它們轉寫而附加於注中，以供佐證。

以下將對這部份的幾部經典作一簡介。

第 2 經 Kūṭāgarasūtra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雖然在 Gilgit 保存有相當於此經後面部分的殘片⁶，但此部分與 Adbhutadharmaparyāya 經相似，所以自 von Hinüber 以來，直至 Bentor 在 1988 年校注 Adbhutadharmaparyāya 時⁷，都主張保存在 Gilgit 的 Kūṭāgarasūtra 之經跋為誤，應是 Adbhutadharmaparyāya 經，但現今由於第 2 經的完整梵文本出現，透過梵文的比對和經文長度的推論，可以了解此 Gilgit 殘片確實應是 Kūṭāgarasūtra 無誤⁸。此第 2 經非常有趣且複雜，從與其它經典的平行句比對，可發現它揉合了幾個經典，並在某一揉合的接合處，加入了「作者」的解釋；至於該解釋的重要性與其中透露的消息，預定將在第二冊中詳細討論。

另外，第 6 經的 Prasenajitpariṣchāsūtra，藏譯為：gSal rgyal gyi tshigs su bcad pa⁹，還原於梵文，相當於：Prasenajitgāthā，在 Gilgit¹⁰ 亦保留有部分殘片。雖然早在 1960 年時，學者已將本經的經名發表在 Gilgit 的經目中¹¹，但是直到目前似乎還沒有校注出版；這次，筆者亦將此 Gilgit 本轉寫於注釋中，以資比對。

第 3 經的完整梵文原文，至今為止是首次的發現與校注，但它並不是僅此一部的孤本，這是因為除了這廿部經合集的第 3 經之外，在西藏保留的梵文文獻中，另外保存了此經的另一部梵文貝葉經。由於〈藏研中心〉的支持，筆者也得以將第二部梵文本轉寫於注釋中，以供比對。謹在此致上謝意。此經雖然只說五戒，但卻頗受重視，有很多經論引用，如《大智度論》，Mahākarmavibhaṅga¹²，Putralekha¹³ 等。

第 7 經是 Devatāsūtra，為了追查它的梵文中多出其它版本的偈頌部分，筆者曾親自走訪法國國立圖書館¹⁴，實地查看 Pelliot 帶回的四部藏文譯本手抄本，發現有一藏譯本的內容相似但文句很不同；如果它是另一譯本，為何沒聽說尚有另一譯本？若屬同一譯本，又為

何譯文如此不同?經百般查驗各種藏經的譯本之後,終於在西部傳譯的 Gondhla¹⁵的藏譯手抄本中,發現有一相同版本,然而在傳統所知的東部的 tham spang ma 與 tshal pa 兩系統中並無此一版本; 其中的詳細情況,將再進一步研究。

廿部經合集的意義

筆者對此廿部合集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盡可能地找出它們之所以合集的意義,目前稍有眉目。關於大乘經典,一般來說,我們並不能確切知道其「作者」,他們在歷史上的發展不同、流傳地域也不同¹⁶。再就個別的經典而言,透過各個版本的客觀比對,不難發現經典內容的出入、增減情況其實尋常可見,不僅如此,甚至其中增減的程度已超越單純抄誤的程度,而是明確的內容增刪,對於這種現象,以校注角度來說,已無法再認為各版本擁有共同來源了,而應一如許多學者早已提到的觀點:必需認定作者實有多人。即使連單一經典都已如是複雜,若就不同經典而言,由於各經典的作者、年代、發展地域、大乘思想發展速度的緩急等都不相同也情況不明,因此在目前要將不同大乘經典「連線」做綜合性論述,甚至了解其共通思想,在方法上可能會有些問題,換言之,我們尚未能確定那些經典可以視為「一群」——同類經典。

反過來說,也有一些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合集,如《華嚴》、《寶積》等,但這些經典為什麼會合集在一起?嚴謹說來,這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再說到合集的原因、作用,是否屬於那個宗派團體?是現實的宗教儀式所用?其答案,我們尚不清楚。另外,就《華嚴》而言,它在印度佛教史上早存有另一問題,也就是自 Pelliot 於 1914¹⁷年所提出的: Pelliot 認為所謂《華嚴》,其梵文應是 Gaṇḍavyūha, 並質疑是否在印度真有一合集,而非一經。自 Pelliot 提問後,學者或稱此合集為 Gaṇḍavyūha, 或仍依藏文所示: Buddhāvataṃsaka¹⁸, 而略去不談此問,最近 Paul Harrison 亦在一文中再度提到此一問題的重要性,是否在某作者前真有一合集為《華嚴》¹⁹。在此廿部合集經中的第 17 經, 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āvanasūtra, 相當於玄奘譯《顯無邊佛土功德經》,或《大方廣佛

華嚴經》合集的〈壽命品〉²⁰, 並不是 Gaṇḍavyūha 的部分, 此第 17 經的經跋為: *buddhāva<ta>ṃsakād vaipulyapītakād 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āvanam nāma mahāyānasūtram saptadaśamaṃ samāptam*。雖然只是個簡短經跋,它是近百年來第一次有印度文獻證明,在這位合集者(或者是第 17 經的抄寫者)的眼前,的確有一部合集存在,而它的名稱乃為: Buddhāvataṃsaka Vaipulyapīta, 這名稱與上述的藏譯或中譯合集經名相似。

最後,再簡短回顧這廿部佛典的合集。這是一部合集,此事可由貝葉經本身就可充分理解,這同時表示合集者(或合集群)自身明確認定「這些」經典擁有某些共通屬性或關連,因此視之為「一個群組」。另外,這位合集者(或合集群)又做了一件非常值得尊敬與感謝的事,那就是他(他們)加上清楚的跋文或序文,如上述第 17 經,或第 1 經開頭的: *laṅkāvatārasutrato kṛṣya likhyate*。“((這是)從《楞伽經》摘取(√kṛṣ)出來的”(相當於 Nanjio 本第八章 Māmsabhakṣaṇapariparta 的偈頌部分)。

因此,嘗試了解或尋求它們的共同主題與關係,是第二冊的研究要點之一,目前稍見曙光,但是否可藉以確認合集者(或合集群)的所屬宗派或教團,則仍在嚴密檢證中。除此之外,針對各經的詳細討論,也是未來第二冊的重點。

附錄: 廿部簡短大乘經典的合集的經名

1. Laṅkāvatārasūtra
2. Kūṭāgārasūtra
3. Āryanandikapariṣcchāsūtra
4. Kāśyapaparipṛcchāsūtra
5. Anityatāsūtra
6. Prasenajitparipṛcchāsūtra
7. Devatāsūtra
8. Āryajayamatisūtra
9. Śīlasamyuktasūtra
10. Maṅḍalakānuśaṃsāsūtra
11. Dīrghanakḥaparipṛcchāsūtra
12. Caturdharmikasūtra
13. Bhavasamkrāntisūtra

14. Siṃhaparipṛcchāsūtra
15. Mañjuśrīnirdeśāsūtra
16. Āryamaitreyapariṇchāsūtra
17. 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āvanasūtra
18. Guṇālaṃkārasaṃkusumitadārikāparipṛcchāsūtra
19. Dhanapālakavaiṇeyasūtra
20. Chos kyi dung zhes bya ba'i mdo ||
(dharmaśāṅkhasūtra)

作者小檔案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第二屆校友
牛津大學梵文巴利文博士
牛津大學 St. Hilda's 學院研究員
英國巴利聖典協會研究員
奧地利國科院研究員奧地利國科院

- 1 如果沒有三位好老師、善知識在旁協助，筆者是无法順利完成的：慕尼黑大學 Jens-Uwe Hartmann 教授，漢堡大學已退休教授 Lambert Schmithausen，及奧地利國科院已退休教授 Ernst Steinkellner。
- 2 大正藏第 14 冊，第 577 號經。另有其它譯本：大正藏第 14 冊，第 575 號經及第 576 號經。
- 3 竺法護譯，大正藏第 12 冊，第 343 號經。另有其它譯本：大正藏第 12 冊，第 344 號經；大正藏第 11 冊，第 310 號經《大寶積經》〈阿闍世王子會〉。
- 4 例如：Ikemoto, Jūshin (池本重臣)《大無量壽經の教理史的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58，頁160以下；Fujita, Kōtatsu (藤田宏達)《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173頁；Shizutani, Masao (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過程》，京都：百華苑，1974，頁180以下；Shikii, Shūjō (色井秀讓)。“大阿彌陀經疑點若干”，(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24, no.2 (1976): 77-82.
- 5 Gnoli, Raniero, and T. Venkatacharya.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Estremo Oriente*, 1977-78. 第二冊頁186,11-192,10.或是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大正藏第24冊頁197b28-199a4。
- 6 Raghu, Vira, and Lokesh Chandra. *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facsimile edition)*.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0 vols. 1959-75 (rev. & enlarged edition, 3 vols. 1995).1588,11592,4.
- 7 Hinüber, Oskar von. “Wissenschaftliche

Nachrichten: die Erforschung der Gilgit-Handschrift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0,(1980): *25*-*26*. Bentor, Yael. “The redaction of the Adbhutadharmaparyāya from Gilgi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1, no.2 (1988): 21-52.另參：Matsumura, Hisashi (松村恆). “The stūpa worship in ancient Gilgi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III, no.2 (1985): 133-51.尤其是頁136-7;另外，Matsumura, Hisashi (松村恆). “Three notes on the Saṅghabhedavastu.” *Indologica Taurinensia* xv-xvi, (1989-90): 233-47.尤其在頁233，注1。以上後二篇相同作者的兩篇文章的意見不太相同。

- 8 參：即將出版的第一冊第二經：“A Note on the sources — Focus on S ”。
- 9 德格版 322 號經，第72 冊，Sa 201a-204a4. 北京版988號經，第39冊，Shu 210b1-213b3.
- 10 同上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 nos.1581.4-1585.1; nos.3251-52
- 11 Lokesh Chandra. “Unpublished Gilgit fragment of the Prātimokṣa-Sūtra.”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 4, (1960): 1-13.
- 12 Lévi, Sylvain. *Mahākarmavibhaṅga (La Grande Classification des Actes) et Karmavibhaṅgopadeśa (Discussions sur le Mahā Karmavibhaṅga), textes sanscrits rapportés du Népal*. Paris: E. Leroux, 1932.另：Kudo, Noriyuki (工藤順之). *The Karmavibhaṅga: transliter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Nepal*,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7.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4.
- 13 Dietz, Siglinde. *Die buddhistische Briefliteratur Indiens: nach dem tibetischen Tanju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頁296-7.
- 14 非常感謝 Jacqueline Filliozat的大力幫忙，尤其當時筆者雙膝因為長期提重，磨損發炎，無法行走，她退休的老人家每天用舊輪椅推著筆者到圖書館。
- 15 非常感謝 Helmut Tauscher 的熱心幫忙與大

- 方，提供筆者他們正在手邊編目的 Gondhla 藏文手抄本。
- 16 很好的概觀，參：Ruegg, David Seyfort.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the (earlier) Indian Mahāyā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7, no.1 (2004): 3-62.
 - 17 Pelliot, P. “Notes à propos d’un catalogue du Kanjur.” *Journal Asiatique* II (1914): 111-50.
 - 18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shes bya ba shin tu rgyas pa chen po'i mdo* = *Buddhāvataṃsakanāmahāvaiṇyasyūtra*. 參北京版第25冊，761經
 - 19 Harrison, Paul. “On authors and authorities: Reflections on Sūtras and Śāstras in Mahāyāna Buddhism, draft for 51st ICES.” In 《大乘佛教の起源と實態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最新の研究成果を踏まえて》，edited by Akira Saitō (齋藤明), 26-45. Tokyo: Tokyo University, 2007. 見頁31、注釋20: “The problem is not trivial, since it would be useful to know whether the author was familiar with the Avataṃsaka as the major compendium that we now have, or drew on separate works which had not yet been gathered together to form it.”
 - 20 玄奘譯《顯無邊佛土功德經》，《大正藏》第10冊、第289號經；法賢譯《佛說較量一切佛刹功德經》，《大正藏》第10冊、第290號經；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壽命品〉第二十六，《大正藏》第9冊、第278號經；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壽量品〉第三十一，《大正藏》第10冊、第279號經。